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十三回 探葛莊楊彪陷機關 拿惡棍幼德奮神勇

且說張幼德等到三更過後仍不見楊彪回店，心知有異，便帶了三個徒弟，同往朱家莊探看，分四面翻牆而入。幼德穿過大廳，往後只見五間內堂，已黑漆無光，只有東西兩配房燈光明亮，並且有說話的聲音，便翻到簷前，倒掛下來，就窗紙孔中，向內一望，只見兩人坐在靠後窗的八仙桌上飲酒：一個年約三十左右，微青面色，一臉殺氣，認得他便是火眼豹馮虎；對面那人，年紀也不相上下，生就個黑麻臉，細削身裁，正是電光腿褚宗。幼德暗想：這兩個都是漏網的劇盜，因為武藝出眾，官府差役奈何他們不得，故能逍遙法外，今番只恐難逃法網了。他一邊想，一邊只聽馮虎說道：「拿下的小子，不知是誰人指使，膽敢前來探莊，真是自尋煩惱！」褚宗說道：「咱新近得到一口鬼頭寶刀，還沒有開過利市，這厮既然來惱人，咱前去告知莊主，然後往馬棚一試這寶刀的鋒利。」說著起身而出。幼德就暗中跟了下來，直到東房跟首，見褚宗進去，再轉到對面屋上一望，只見葛大力正在喝酒，傍坐著一個二十多歲的妖嬈婦人，執壺勸飲。褚宗入內，將自己的意思說了一遍。葛大力道：「這種小子，殺也污了寶刀，不如留著活口，追究出指使之者，然後再作區處。」褚宗唯唯而退，仍回前邊去了。幼德聽得明白，又見葛大力一人在室，暗想此時下手，卻也容易，便輕輕落地躡到門前，抽出練金八寶刀，使個猛虎穿林架勢，直撲到大力身邊，不發一言，揮刀便砍。此時大力手無寸鐵，大吃一驚！虧得他有急智，連忙拖起桌子，向幼德身上一摔。幼德見桌子摔來，即向旁邊一閃，大力趁這當兒，急使個旱地拔蔥飛雲縱，躍出門來，飛步向後奔逃。幼德哪裡肯捨，掄刀緊緊追趕。外邊馮虎、褚宗二人聽得碎碗聲音，情知有事，飛步趕來，向那婦人追問原因，她便說明有一個刺客，追趕老爺向後面去了。馮、褚二人一聞此語，都覺驚異，連忙各執傢伙向後追來，一路喊著有刺客。莊丁們聽了，即行敲鑼集眾，一霎時鑼聲響亮，喊聲四起，鬧得合莊大亂。

再說張幼德追趕惡霸，直到堂樓面前。惡霸只一轉彎，便不見了，幼德路不熟，正在找尋，不料馮虎自後撲到，急揮三截連環棍，夾背打下。幼德聽得身後有武器舞動之聲，即向旁一躍，轉身揮刀招架。兩人接住廝殺，棍來刀架，刀去棍迎，正殺得難解難分；此時褚宗也帶著一班莊丁，各執燈球傢伙；蜂擁而來。褚宗擺動手中鬼頭刀，說道：「馮教師！讓俺來結果他的性命。」說時，照定幼德攔頭就是一刀。幼德眼明手快，急舉刀架過。褚宗收轉刀來，趁勢向後一揮，數十莊丁一聲吶喊，把幼德團團圍住。幼德雖然勇猛，力敵眾人，究竟難於取勝，混戰一會，已漸漸有些力怯。正在千鈞一髮之際，只聽屋上大喝一聲道：「大膽賊人，擅敢拒捕，待我等來拿你。」話聲未絕，從屋上跳下黑虎趙猛、插翅虎裴雄，說聲師傅休得驚慌，徒弟來了。於是趙猛擺動虎頭鉤，裴雄搶著青銅鵝眉刺，突圍而入，真如出山猛虎，入海蛟龍一般，一陣劈刺。早搯倒了七八個莊丁。幼德見有了幫手，精神復振。正在舞刀衝殺，不料一篷風向仲手執鑲鐵棍，轟天雷裘獅手掄牛牙僕風刀，帶著圍院莊丁從月洞門中衝出，齊聲吶喊，把幼德等師徒三人圍住廝殺。馮虎見有多人接應，更加耀武揚威，圍住師徒三人混戰。

此時，任你幼德師徒本領通天，也休想占到便宜，殺得三人汗流脊背，漸漸不敵，欲待走時，又不能脫身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聽得號頭吹處，早有數十名官兵，從前後門衝入接應。原來虧得賴恩爵早已稟明林公，帶著部司濮成章，和三十名親兵前來接應。林公自有紅娥保護。一千人來到莊前，聽得莊中敲鑼，忙打開前後門，分兩路衝入，瞧見幼德等正被眾莊丁重重圍住。恩爵高聲說道：「師傅休慌，徒弟大隊官兵前來接應了。」說罷，官兵發一聲喊，各仗手中傢伙殺入人叢，端的人人奮勇，猶如虎落羊群，一陣砍瓜切菜般的亂殺，莊丁受傷的，已不計其數，紛紛逃遁。那火眼豹馮虎聽說大隊官兵殺入莊中，頓吃一驚，知道今番事情鬧大了，及見莊丁們有的受傷逃散，大勢已難對敵，若再戀戰，勢必遭擒，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

打定主意，便向同黨打個暗號，手中棍緊一緊，架開傢伙，急使個流星躡月的招數，托地跳出圈子，一蹬腳躍登屋面。同時肖、裘、褚三人，也各擋開官兵們的武器，各自縱身躍上屋面；肖仲腳步稍遲，被恩爵一刀砍去，正中右腳踝，狂叫一聲，翻身落地，被官兵們生擒活捉。趙猛還想上屋追趕，恩爵說道：「窮寇莫追，此時捉拿首惡葛大力要緊。」說罷，大家正想分頭向園中搜尋，正遇周培、楊彪把葛大力反縛著兩手，半推半拖地一路擁將過來。大家相見，會合一處，二人便將前後之事，細說一番，眾人歡喜異常。

你道那葛大力如何被二人擒住？原來周培從葛莊後界牆躍入，四面找尋楊彪不見，只道已經遇害，正在納悶，恰好園中打更的自遠而來，急閃身暗處，待更夫走到面前，一把擒住，喝問道：「夜間來探莊的那一個公差，藏在哪裡？殺害了沒有？照實說來！」更夫已嚇得兩眼發直，愣著答道：「沒有殺害，現在弔在後面馬棚裡。」周培叫他指明方向，然後飛步趕到馬棚裡，見楊彪弔在空中，便說道：「師弟！我來救你了。」說時，把他繩索割斷，楊彪站到地上，舒了舒筋骨，問起原因，周培向他說明一切，二人便向前面奔來接應，正遇葛大力被幼德追急從岔路向後園逃來，瞧見周、楊二人，誤認是莊丁，便道：「前面有刺客，快去捉拿。」楊彪認得是葛大力，便向周培使個暗號，直撲上前，出其不意，毫不費力地將惡霸葛大力拿住，解下他的腰帶，把他兩手綁住，一直擁向前邊而來，正遇張幼德、賴恩爵一千人。於是把葛大力、肖仲與一千被擒莊丁，各各捆縛結實。

此時早已天色大明，紅日高升，幼德等將莊中搜尋一周，惡霸的妻妾婢僕已經在雜亂中逃了。當下便將葛莊內室封閉，著地保看管，然後押著一千人犯回衙銷差。林公向一班出力人員獎勵一番，成章自帶兵勇，回轉衙門。林公發放過眾人，更換衣冠，升堂提訊葛大力。大力自稱安分良民，不曾犯法，何故派兵拿我？詢問他各種劣跡，哪裡肯直供，又因他所犯之罪與盜匪有別，不便濫施刑訊，權且將他收押，一面又將肖仲與被捕莊丁個別提訊，先與他們說明，如把葛大力平日行為照實供明，立即開脫。再說那肖仲本是保鏢出身，受了葛大力重金聘請，做個護院師爺，原不想他另有用意，及見大力收容劇盜，坐地分贓，心中十分不自在，早想脫離葛莊另謀生計，今番走得慢了，致被生擒，心中十分悔恨！如今聽了林公的話，許他們悔罪自新，就照實供稱，葛大力怎樣收留漏網劇盜，坐地分贓；怎樣硬奪沙田，強搶婦女，細細供明，當堂畫了供。又提各莊丁詢問，莊丁本多是無知之輩，大家都怕官司連累，也都照直供語，所供與肖仲完全相符。林公得了實供以後，再提大力到案嚴訊，依舊狡賴，立即取出肖仲及眾壓丁到堂質訊。大力見他們多已招認，心中甚是懷恨，但仍自強辯道：「五木之下，何求不得，這顯見你濫用刑訊，肖仲等受刑不起，只好誣服。」林公勃然大怒道：「你且問肖仲受過何刑？事到如今，還敢巧言欺人！」說著把收下的一疊狀紙，擲到他面前道：「肖仲的供詞，是本司用嚴刑逼出來的，這許多狀子，難道也是本司用嚴刑逼出來的？」大力到此，也弄得啞口無言。肖仲在旁勸道：「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，你還是照實供認了罷！」大力道：「好！都是你們這班無用的東西，壞了我的事，還叫我供些什麼？」林公就命將肖仲供詞照錄一紙，提給大力畫供。大力只好撇了手印。各犯仍舊還監收押。林公曉得這案子必有反覆，當即擬定罪名，疊成文案，申詳刑部。此時京中葛大椿早已得知此事。原來大力妻子王氏自從出事之後，即派心腹家人星夜投奔京中，求大椿設法。大椿仔細一籌思，欲救大力，惟有用釜底抽薪之計，將林某調任，才可保全。自己避嫌，不便出面，即托同寅朱御史，上疏揭參江蘇按察使林則徐誣陷良民，越俎理政等罪狀。同時還有個江御史也受了賴英的賄賂，亦然揭參林公誣良邀功，希圖考績等罪。道光皇帝素知林公賢明，正思界以封疆大任，今見朱、江兩御史先後遞疏揭參，不免懷疑！便將二疏交給大學士潘世恩閱看，並問道：「卿家住在姑蘇城內，消息必然靈通，可知林某為官，究竟如何？」世恩奏道：「林某為人耿直，忠正不阿，他在蘇州平反冤獄，嚴拿勢惡，口碑載道，百姓都稱為林青天，可見深得人民愛戴。朱、江兩御史傳聞失實，所參皆非事實。」道光皇帝遂深信潘公，故將二疏擱起不提。葛大椿一聽得這個消息，不免失望，正想再欲與穆彰阿商量，另行設法陷害林公，恰巧這當兒林太夫人在籍壽終，林公丁憂回籍。代理臬司蘇子青原與葛大椿有些瓜葛，因此將大力從輕發落，表過不提。

且說林公辦過交代，即行動身，因想起上次刺客之事，路上卻也不可不防，便將張幼德師徒六人一起留住，隨從護送，鄭氏夫人自有紅娥隨身作伴，決定由陸路回閩。當下林公帶了家眷及張幼德、賴恩爵、周培、楊彪等一千人，取道浙江，出金華道，由仙

霞關入閩；那一天行抵龍游縣屬雙溪鎮，忽然天降大雨，不能登程，只好投寓暫歇，直到傍晚時節，方才雨過天晴。林公正橫在榻上休息，那楊彪生性好動，不耐枯坐，便去街頭閒遊，隔了許久，帶著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婦女，回到寓中。林公問道：「你帶此婦人同來做什麼？」楊彪答道：「說也可憐！這個史大娘的當家，名喚史金鏢，原籍丹陽，本是走鏢出身，遂昌縣李太爺和他是同鄉，素知他精通武藝，去年因該縣土匪猖獗，特聘金鏢去擔任團防教練。不料今秋得病，十分沉重，金鏢自知病入膏肓，無藥可救，還是趁早回家，免作異鄉之鬼。那史大娘同一七歲男孩，伴著病人，由遂昌動身，不料恰到此間，金鏢的病益發加重，不能上路，只好投店住下，延醫服藥，可是毫無效驗，直到如今只剩一口游絲氣，看來是不中用了。大娘因為所有的錢，都在病中用盡，他一旦咽了氣，棺殮無資，不得已拿出一柄家傳寶刀，在客寓門前插標求售，要賣一百兩銀子。那口刀委實是件寶物，爭奈有錢的人用它不著，用著它的人又短少銀子，大娘又犯了緊急的事，若終沒人買她此刀，丈夫嚥下氣時，叫她如何發付？我身旁又沒有多少銀子，故帶他來見老相公，還望老相公行個方便，周濟了她，也是一件好事。」

林公聞說，即走到房外，見大娘兀立在那裡，雙淚盈盈，端的可憐，就向她問了幾句，便說道：「你這口刀是家傳珍寶，豈可輕易賣與他人，不必出售了，你先回寓，等一會我叫楊彪送一百兩銀子給你就是了。」大娘聽說，暗想：這樣的大善士，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；受恩深處終須報，怎好不知姓名住址呢？

便向林公請問姓名籍貫。林公答道：「些微小事，何必問名，你趕快回去，照顧病人吧。」大娘拜謝而去。林公當即吩咐周培開箱取銀。周培開箱一看，不覺失驚，原來箱中銀子已完全失去，忙告知林公，林公道：「失去銀子，倒算不得什麼；不過許了史大娘一百兩銀子，豈可失信？只好將我的狐皮袍褂質錢送去。至於旅費，再行設法。」楊彪說道：「此時典當已收市，只好待來朝去質錢。」林公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先去關切史大娘一聲，銀子準定明天早上送去，免得她盼望！」楊彪應聲出門，即往福興客寓而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